

齐鲁

文化通论

QILU WENHUA TONGLUN

主编 周立升 蔡德贵

下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后期资助项目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齐鲁

文化通论

下

QILU WENHUA TONGLUN

主 编 周立升 蔡德贵

副主编 赵卫东 梁宗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后期资助项目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目 录 |

第八章 齐鲁宗教	387
第一节 齐鲁方术之学	387
第二节 道教与山东	406
第三节 丘处机与全真道	414
第四节 山东地区的其他宗教	442
第九章 齐鲁文学	452
第一节 齐鲁文学的先声	453
第二节 齐鲁文学的起源	462
第三节 洗练流畅的历史散文	468
第四节 气象万千的诸子散文	473
第五节 经学压抑下的沉寂	482
第六节 玄学轻灵中的勃发	484
第七节 繁荣下面的清寂	498
第八节 宋词元曲竞芬芳	503
第九节 明清才子自风流	520
第十节 山东地区的客籍文人	536
第十章 齐鲁艺术	552
第一节 金声玉振先秦乐	553
第二节 汉画像石显异彩	558

第三节	魏晋书苑绽奇葩	561
第四节	隋唐石窟的魅力	565
第五节	宋时画坛齐鲁风	568
第六节	明清建筑的流韵	570
第十一章	齐鲁自然科学	580
第一节	齐鲁科技	580
第二节	齐鲁农学	595
第三节	齐鲁医学	612
第四节	齐鲁纺织	623
第十二章	齐鲁教育	631
第一节	私学设立	631
第二节	稷下学宫	644
第三节	颜之推和《颜氏家训》	658
第四节	山东书院	664
第五节	山东大学堂	681
第十三章	齐鲁风俗	686
第一节	齐俗、鲁俗、齐鲁民俗	686
第二节	齐鲁风筝习俗	696
第三节	齐鲁婚嫁礼俗	702
第四节	齐鲁丧葬礼俗	714
第五节	齐鲁饮食	727
余 论		735
参考文献		742
后 记		747

第八章

齐鲁宗教

第一节 齐鲁方术之学

方术,是古代方士所行之术,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举凡天文、历算、占验、星相、蓍龟、医药、卜筮、堪舆、奇门遁甲、神仙、命相、拆字、起课、房中等,无不囊括其中。因为它们均能“探抽冥蹟,参验人区”,“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事物”(《后汉书·方术列传》),所以统称为方术之学。

其实,方术之学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一种人,他们专门奉祀天地鬼神,为人祈福禳灾,并兼事占历、星相之术,被称为“巫”,后来进一步演变为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业的“巫师”。除使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外,也兼用一些药物、手术以治病为业的,称“巫医”。春秋战国之时,巫与医开始分离,但都在方术之学范围之内。

以讲天文、阴阳、术数为主的,称“天士”。“天士,知天道者也。”(《汉书·李寻传》颜师古注引李奇语)侧重于讲阴阳灾异之变的,称“术士”。他们以占卜星相为业,把灾异看作“天地之戒”,为统治者解释自然界中的各种怪异现象,“有以应变”(《汉书·夏侯胜传》)。侧重于讲神仙方术的称“方士”。“方士,谓明悟方术之士也”(《黄帝内经·素问·王藏别论》王冰注)。在汉代,“方士”与“道士”是通用的。

可见,在方术之学中既有科学,也有宗教和迷信。在山东地区,方术是真正的宗教创立以前的准宗教。

一、方术之学的产生和流变

方术之学是在古代原始宗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也经历了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

的阶段。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形象和感生的传说,大多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如伏羲是蛇身人首,女娲氏也是蛇身人首,神农氏则是牛首。伏羲由其母感虹回绕而生,神农由其母感龙首而生,黄帝由其母感大电绕北斗枢星而生,少昊由其母感太白之精而生,尧由其母感赤龙而生,契由其母吞燕卵而生。就是流传到现在的12生肖,也与远古图腾崇拜有关。^①

自然崇拜包括对日月星辰和山水的崇拜,也有对其他自然物的崇拜。齐、鲁封国之前,山东及其周围地区分居着由不同氏族部落组成的东夷族,夷有九种: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汉书·东夷传》)这些氏族部落各有自己的姓氏和图腾,图腾崇拜主要是龙、蛇、凤、鸟、太阳等。

风姓是东夷族中的一个大部落,其图腾是龙。《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后来的传说,把太昊帝和伏羲氏合为一人。

姜姓是东夷中的另一个大部落,部落首领是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述异记》)。可见姜姓部落的图腾是一种兽类。

嬴姓也是东夷中的一个大部落,首领是少皞,其图腾是鸟,鸛鸟是该部落的祖先神。

有了自然神、祖先神,就需要有一种人来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最早担负这一责任的是“巫”。巫是人神之间的媒介,是祈祷神明为人降福的人。女人从事这种职业,是“巫”,男人从事这种职业,是“覡”。于是,巫覡便成为古代专为宗教事业设的官职“祝”中的一类。最早的巫祝,都以女性充任,男子为覡,也需着女装。

巫覡的职业一旦确定,巫术便应运而生。在五经之中,《易》有阴阳,《书》有五行,《礼》有明堂,《诗》有五际。史籍中所列举的祭祀的明堂、合宫、封禅、祠祀,兵家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术数的天文、历谱、蓍龟、五行、杂占、形方,方技中的医经、医方、房中、神仙,也都包括在巫术之内。^②

齐是方术的发源地,方术是齐文化的重要内容。

根据地下考古资料的发现,齐地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巫”,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巫师”一类人物。

① 释圣严:《比较宗教学》,中国台湾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页。

② 释圣严:《比较宗教学》,中国台湾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125页。

齐地人进行的宗教活动,主要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史前齐地人的自然崇拜有山石崇拜、日月崇拜。他们认为,山丘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的条件:没有山丘,就没有果木草禾,也没有飞禽走兽;人离了山丘,就无法生活。因此,齐地人对山丘充满了崇敬之情,把祭祀山川作为教育的根本方法之一,“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祗山川”便成为“顺民之经”(《管子·牧民》)之一。

齐地人很早就产生了对日月的崇拜。日为百神之王,配之以月和星,所以中文里凡是有关崇拜或祭祀的字,都从“木”,意为崇拜在上的日月星三光,“二”是上字,“𠂇”代表日月星三光。而世间的人都与天上星宿有关。星命之学,排八字算流年,就是由日月星辰崇拜而来。与天体运行有关的自然现象,也是崇拜对象,所以有雨神、风神、暑神、寒神。相传,有“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齐地东夷人后羿接受尧的命令,射去九日,留下一日。(《淮南子·本经训》)齐地人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对日月星辰进行观察,发现“日月所出”的山有六座:大言山、合虚山、明星山、鞠陵于天山、猗天苏门山、壑明俊疾山;(《山海经·大荒东经》)“日月所入”的山也有六座:丰沮玉门山、龙山、日月山、璿铤钜山、常阳山、大荒山。(《山海经·大荒西经》)出、入之山相对应,出之者在东,入之者在西。这是由于齐地东部沿海多丘陵,在这里观察日月出没,是从东边山上出,到西边山下落的。由于太阳对原始农业的重要意义,齐地人很早就制定了一套迎日拜日的仪式。

在日月崇拜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阴阳崇拜,日为太阳,月为太阴。阴阳、五行、四时、八神主[天主、地主、兵主(蚩尤)、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都是齐地人所崇拜的对象(《史记·封禅书》)。《史记》和《管子》书中都有清楚的记载。

与自然崇拜相联系,由于齐地近海多山,海滨经常出现海市蜃楼的虚幻景象,濒临渤海一带的齐地人便想象海上有神山,逐步形成了三神山说和五神山说。《史记·封禅书》提到的三神山是蓬莱、方丈、瀛洲,相传这三山都在渤海之中。《列子·汤问》提到的五神山是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这五座神山均在“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有九千里,山之间相隔7万里,所居之人皆神仙圣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三神山也罢,五神山也罢,反正这些山上都有长生不死之药,人食之皆不老不死。齐地人很早就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仙境上,想通过这些神山取得不死的灵药,从而达到通往仙境之路,并能成仙不死。传之者越来越多,信之者也越来越多,以致在齐地形成了势力很大的“方仙道”。

齐地的祖先崇拜也很盛行。《管子》中多处提到尊崇祖先,把明鬼神、敬宗庙、恭祖旧和祗山川一起,作为“顺民之经”,认为“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管子·牧民》)。可见齐地和齐国都是尊敬祖先神的,齐人厚祀祖先,尊奉祖先,敬事祖先,认为这些都是合乎礼节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祖宗之法必然容易实行,也就容易团结同族。春秋末年,齐国田氏在夺权之时,就曾经利用祖先崇拜加强宗族内部的和睦、团结,齐国金文陈逆所作铭文,就提到“铸兹宝𠄎以享以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祚口永命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表示对祖先神的孝忠。战国齐威王的《陈侯因胥敦》,也有“因资扬皇考绍练,高祖黄帝,迓嗣桓、文,朝尚诸侯,合扬厥德”,“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尚”的内容。黄帝作为原先的天帝之一,齐威王把他奉为高祖,成为齐国人的祖先神,其与齐国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在齐地、齐国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巫术和方术之学。齐景公生疥疮,患疟疾,诸祝史为他祛病禳灾。齐桓公时的田完,用龟壳卜卦,占问吉与不吉,占卜得到的结果是“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陈完之父陈他,还曾趁周太史过陈之机,为陈完占卜,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来,田完的后代田和,果真取代齐康公成为齐国之君。这就更加重了齐国的巫术色彩。

战国后期,齐国的巫术逐渐被划分为更细密的阴阳五行、神仙方术、谶言迷信、鬼神崇拜、祥瑞符应等方术之学所代替。从此,方术之学成为成分驳杂的齐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内容之一。方术之学不仅刺激了齐地、齐国人的丰富幻想,而且激发了秦皇汉武的长生欲望,成为道教的重要源头之一。

二、方术之学种种

根据国内有关方面专家的分析,方术之学一般被分为三大类十四种,总名曰“三方十四术”^①。

第一类是不死方,有五种:却老术(即返老还童术)、不死药、祠灶炼丹术、辟

^① 李新泰主编:《齐文化大观》,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587页。

谷术(即不食五谷杂粮之术)、尸解术(即真灵解脱尸体仙去之术)。

这一类方术的理论基础是长生不死思想。齐人认为和西天的昆仑山一样,东方的海岛上也住着仙人,而人则可以通过修炼而成仙不死。在方术中,炼丹术是与成仙联系很紧密的。炼丹是在炉鼎中烧炼矿石药物,以制成长生不死之药。据说其过程是将各种物质放入炼丹炉,把丹炉置于火上,火是由太阳的纯阳之火点燃的,炼丹用的水是由一面金属盘接到的得之于月亮的玉露。在丹炉中熔炼三年可得“小丹”,可治百病;炼六年可得“中丹”,能使人延年益寿;九年炼成的仙丹,就能使人成仙、长生不老。但丹药并未使人成仙,于是修炼内丹的学说又得到提倡。人被看成是一个小宇宙,人体内包含着一切,人不需到外界去寻求,在人体内本来就存在着、蕴藏着种种神秘神奇力量的三个丹田,只要内心宁静、专一,人体内的自然之火,就可以转化成纯正的精神之火,使人长生。^①这种内丹术,实际上是一种养生术。

与此相联系的是辟谷术。辟谷也称“断谷”“绝谷”或“休粮”,即通过不食五谷杂粮,靠食药物兼做导引而止绝腥臭,休粮清肠,达到养生的目的。而尸解术则近乎荒唐,是指遗弃肉体而仙去。

这一类方术其实还包括导引、吐故纳新、房中术等等。

导引也作“道引”,意在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也是一种养生之术。《庄子·刻意》中就提到“导引之士,养形之人”,是“彭祖寿考者之所好”。具体来说,“摇筋骨,动支节”(《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是导引;“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踟蹰,或徐步,或吟或息”(《抱朴子·别旨》),是导引;“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一切经音义》),也是导引。导引术包含了许多具体锻炼身体的方法。“吐故纳新”又称“吐纳”,也是一种养生术。把肺中的浊气尽量从口中呼出去是“吐故”,由鼻孔缓慢吸进新鲜空气使之充满肺部是“纳新”。据说吐纳可以吸取“生气”,吐出“死气”,从而达到长生之目的。

房中术也是一种养生术。因为人对于欲望“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汉书·艺文志》),所以提倡通过房中节欲,达到养生保气之道。该术又称男女合气之术,是齐方术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第二类是鬼神方,也有五种:见鬼术、见仙人术、解克术、神异术、祭祀方。这类方术的指导思想来自于祖先鬼神观念,主要依靠刺激人的感官,使之产生幻觉,从而召神劾鬼,能见死人如生人状。其中多是骗人的把戏。

^① 爱德华·丁·贾吉:《世界十大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第三类是干政方,有四种:封禅术、谶言术、五行说、大九州说。

这种方术一般是用来干预家政、国政的。封禅是齐地自然山石崇拜的产物。齐地人错认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以为它最能接近天帝,所以封泰山以祭天,禅泰山脚下的梁父山以祭地,就成为齐地人的传统习惯。《管子》一书中就记载了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十二家封禅的古帝王。“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父)之基以报地”(《白虎通·封禅》)。上帝住在天上,人唯有到最高的山上,才可以有“呼吸直通帝座”的功效,因此,禅地可以变动,但封禅却只有泰山一处,毕竟它是最高的山。^① 谶言术源于太公,“太公钓得巨鱼,剖鱼得书云‘吕尚封齐’”(《论衡·纪妖》)。战国邹衍的“符应”之说,也是谶言一类的方术。

五行术源于齐学中的阴阳五行传统。作为方术的五行术,主要表现是风水。根据风水说,人降生于世,最后要复归于黄土,人的生息之所,早已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定。大地是个立体的方块,它置于天宇的中心,四方被二十八个星宿环绕着。因此,陆地上观风水的活动也就与上天联系在一起。与风水相联系的阴阳说则认为,一个人的气息与子孙之体、祖先之身紧密相通。因此,一个人的不幸与幸福是会影响到家族中其他人的不幸与幸福的。血亲关系成为重要关系,它依据自然法则而形成。家族是宇宙中神秘力量的产物,而人要遵从这些神秘力量,靠这些神秘力量与祖先密切联系,从而使风水之说成为落实孝顺之德的抽象体现。^②

大九州说作为方术的一种,主要作用在于刺激方士对海外世界的探求。因此,海外仙山的说法就与大九州说有关。

在上述三类方术之中,第二类基本上属于纯粹虚构的迷信之说,而第一、第三类中则既有宗教和迷信的成分,又有科学的因素,是不可一概否定的。

三、秦汉统治者和方术

历史记载非常清楚地表明,秦汉统治者和齐学的方术关系非常密切。

燕齐都是沿海地域,方士盛行。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都是修方仙道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到东方巡行,受方士和阴阳家们的蛊惑,立即接受了燕齐的海滨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令群臣议尊号。有人提出,古时有

①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页。

② 爱德华·丁·贾吉:《世界十大宗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6页。

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尊，所以当用泰皇为尊号。秦始皇参考了他们的意见，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定尊号为“始皇帝”，这尊号本身，可以说就是与齐文化中的方术之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秦始皇还接受方士们的建议，改制度、易服色，并到泰山封禅。但当时封禅的仪式并没有确定，齐、鲁博士 70 人的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秦始皇便自己到秦山顶上行封礼，又到梁父山上去行禅礼。他所采取的仪式，大都系秦国祭上帝时所用的仪式。^①

秦始皇从燕齐方士那里得知海上有神仙的神话，便多次派方士去寻找不死的灵药，齐人徐福是最主要的一个。灵药自然是找不到的，有的方士怕受害而逃跑。秦始皇从此对这些方士便不再有好感，结果把犯禁的 460 名儒生方士坑死在咸阳。秦始皇建自己的陵墓也受神仙之说影响，让陵墓坐西朝东，表示生前无法找到不死之药，死后也要双目瞻瞩东溟，以求神仙引导到天国。秦始皇已经把齐地的方术之学从东部海滨推广到了全国。

秦始皇死后，方士继续在民间活动，制造谣言。或说秦始皇去泰山封禅没到山顶就退下来了，或云他是被大风雨击坏了。他们还制造谣言，说始皇死而地分，为亡秦制造舆论。

汉初，统治者接受秦始皇的教训，对方术持慎重态度。汉高祖刘邦不信方士，甚至连医也不信。在一次征战中，刘邦“为流矢所中，行道病”。吕后迎良医为他治病，刘邦谩骂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史记·高祖本纪》）文、景两帝要安定人民，侧重于用黄老术，也无暇顾及方术。

到汉武帝之时，天下太平，家给人足，武帝本人又好大喜功，方术之学便从民间进入宫廷。求仙、封禅、谶言、祭祀、占卜等方术，都成为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力量。

武帝求仙得道着了迷，他听信方士申功封禅成仙的神话，进行封禅和求仙活动。这个杜撰出的神话说：黄帝封禅之后，被天上下来的龙接到了天上。听了这个神话，武帝叹息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躡耳。”（《史记·武帝本纪》）所以，他在公元前 110 年，到泰山用祭泰一上帝的礼去封泰山，禅泰山脚下的肃然山。礼毕，坐在明堂受群臣更番上寿。之后，他又到泰山封禅了四次。

^①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 页。

武帝本人求仙求了50年,重用了许多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一个方士。但不死之药终究得不到,所以他又杀了许多方士。为了实现求仙得道的梦想,武帝还在皇宫北面的泰液池里筑了几个岛,叫蓬莱、方丈、瀛洲,在上面雕刻了许多石鱼、石龟,以表示对成仙的向往。

与封禅求仙联系的一件事,就是汉武帝定年号。武帝在即位19年(前122)时,到雍县祀五帝,获白麟一匹,便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而已经过去的18年,也被划分为三段,每六年一段,分别称为建元、元光、元朔。这之后皇帝改元便成为习惯,这一习惯也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国。

武帝也相信方士的召鬼术,他所宠幸的李夫人死了,思念甚苦,就让方士把她的魂灵摄来,让他在帏中望见。武帝对炼丹术也感兴趣,他听说丹砂会炼成黄金,用黄金作饮食器皿可以益寿成仙,便派人给他炼丹。

后来,元帝、成帝接受了教训,方士的求仙活动受到一些限制,但占卜仍受到重视。元帝时,请专治《周易》的京房为他占卜。京房的卜法,是60卦的360爻,以一爻值一日,又把剩下的震、离、坎、兑四卦,分主二分二至,这样恰是一年。而后又以当时的风、雨、寒、温的气候,定所卜的吉凶。成帝永始二年(前15),有黑龙见于东莱,成帝派人找继承京房的谷永占卜。占卜的结果是,汉家行夏正,色尚黑,黑龙是同姓之象,恐怕是本族中有人举兵谋反。

到汉哀帝时,方术之学又得到提倡,恢复了以前所常兴的诸神祠宫700余所。方士夏贺良继承齐人甘忠可之说,鼓吹汉家再受命之论,得到哀帝的认可,但是,夏贺良后来想夺取政权,被哀帝所杀。这之后,方仙道又退出宫廷,再次走向民间,逐步向道教演化。到东汉时,由于某种需要,统治者仍会偶尔用一下方术,但方士的地位,远不如武帝之时那么高了。

四、齐国和齐地的主要方士

(一) 卢生和徐福

在燕、齐一带海上,早就有一批方仙道者在从事方术活动,《史记·封禅书》提到的就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他们都是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据裴驷《集解》引韦昭说,他们“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而司马贞《索隐》尤其提到宋毋忌,既说他是月中仙人,又说他是火之精、火之仙。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燕人卢生奉命为秦始皇求仙人羡门高等,其他三名方士韩终、侯公、石生也去求仙人长生不死之药。卢生入海还,并没有找到仙人,却以鬼神之事,因奏录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便派蒙恬发兵30万

人北击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又说秦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秦始皇竟被他打动了,说:“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便照卢生之说,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

后来,卢生与方士侯生商量,认为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愎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为其候星气者达三百人,皆良士,畏忌忌讳,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不可为他求仙药,于是便逃去。从此,便引起秦始皇对方士的仇恨,觉得赏赐他们甚厚,他们却不报以德,反而诽谤他,秦始皇便开始坑杀方士儒生。

徐福,也作徐市,字君房。他是琅邪(今山东省胶南市、诸城市一带)人,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秦代方士。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在泰山行封禅之后,继续东行,直取黄(今山东省龙口市)、腓(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到达山东半岛的最东端成山角,然后登之罘(今山东省芝罘半岛),再返回琅邪。秦始皇很喜欢琅邪这个地方,在这里居留了三个月,建筑了琅邪台,随行的文臣武将在琅邪刻石,一方面批评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一方面歌颂秦始皇,“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史记·秦始皇本纪》)。可笑的是,秦始皇批评五帝三王假威鬼神,而自己却受齐国方士的蛊惑,一心想成仙得道,较“假威鬼神”迷信更深。

齐国方士徐福投秦始皇之所好,上书言渤海之中有三神山,叫做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有仙人和长生不老之药,人食后可以不死。

蓬莱又称蓬丘,是齐神话中的神山之一,传说大禹治洪水既毕,乃乘蹇车,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于北阿,归大功于九天”(《云笈七签》卷二十六)。方丈在东海中心,因西南东北岸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而得名。相传这里是三天司命所治之处,“群仙若欲升天者,往来此洲受太上玄生策”,“有九原丈人宫,主领天下水神及龙蛇巨鲸阴精水兽之辈”(《云笈七签》卷二十六)。瀛洲相传在渤海之中,与蓬莱、方丈一样,“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

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患且至,则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汉书·郊祀志》)。瀛洲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为玉醴泉,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海内十洲记》)。对三神山的这些描述虽然是后来的事,但在战国至秦时,这种传说已经有了初步轮廓了,所以徐福等人才能上书秦始皇。

秦始皇见到徐福等人的上书,马上命令他们斋戒登舟泛海,寻求神仙。据《括地志》所说,徐福等人带童男童女在亶州入海求仙人。徐福等人出海近十年,求仙药仍未得,花费甚巨,怕受惩罚,就欺诈秦始皇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果然在之罘射杀一条巨鱼,而徐福则入海求仙一去不返。据说,徐福和带去的童男童女,后来漂泊到了日本的九州和琉球群岛,他们的后裔,逐步发展成现在的日本民族。^①

(二)李少君、李少翁和栾大

李少君、李少翁和栾大,都是汉武帝时期的齐方士。

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长,并以此三方术见汉武帝,受到汉武帝的尊重。他原是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生年和实际岁数,总是说自己70岁,能使物却老。他以方术游遍诸侯,自己无妻无子。人们听说他能使物,又长生不死,所以厚赠他不少东西,经常有剩余的金钱衣食。人都以为他不治生产但又饶给,且不知他的底细,就愈加相信他,争相侍奉他。武帝有件古铜器,问李少君,他马上说,这件铜器是齐桓公十年放在柏寝台上的,细检铜器上的铭刻,果然是齐桓公时的器物,满朝文武更感到惊奇,以为李少君简直是神仙,有几百岁了。

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祠灶则可以得到鬼物,得到鬼物就可以使丹砂化为黄金,用黄金做成器皿就可以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就可以见到蓬莱山上的仙人。从此之后,汉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史记·封禅书》)。李少君死后,武帝甚至误以为他化去而没有死,让人继续受其方术,因此,求蓬莱仙人虽未得,但燕齐怪迂之方士宣传神仙之事却更来劲了。

李少翁以鬼神方见长。汉武帝宠幸的王夫人死了,李少翁能为她使鬼神

^① 易道鸿:《日本民族的“根”在云南彝族中》,《东方世界》1987年第3期。

方,把她的魂摄来,让武帝在帷幕中看得见。李少翁于是被拜为文成将军,得到很多赏赐,被武帝待之以宾客之礼。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李少翁得武帝的信任,在长安西北甘泉山筑造离宫,画了天一、地一、太一诸神,时时拜祭,想让武帝与神灵通话。天一是阳神,地一是阴神,太一则在阴阳之前,为阴阳所从出,所以为最贵。但武帝拜祭三神,却并未与神灵通话。后来,李少翁又以帛书喂牛,编造奇谈怪论的谶语,被武帝识破,结果李少翁被诛。

李少翁的同学栾大,是胶东宫人,为胶东王主方药。栾大为人善谈甘美之言,敢为大言。他对武帝说:“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李少翁),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史记·封禅书》)

汉武帝隐瞒了诛杀李少翁的实情,对栾大说他是吃马肝而死的,你真能修方术,我怎会不看重你呢?栾大对武帝说:“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为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史记·封禅书》)当武帝验过小方之后,觉得灵验,便拜他为五利将军,后又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封乐通侯,并赐列侯甲第,僮千人。这之后,栾大便“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一时间,“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史记·封禅书》)。最后,栾大的方术用尽,但无一应验,终于与其同学李少翁一样被武帝所诛。

(三) 公孙卿

公孙卿是汉武帝时的著名方士。

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汾阴发现一只大鼎,消息传到长安,公卿大夫都议请尊宝鼎。齐方士公孙卿写有书札,说:“黄帝得宝鼎宛胸,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皇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史记·封禅书》)公孙卿想请所忠奏给武帝,所忠认为此书札不合经典,疑其妄言,推辞说:宝鼎事已定,不须再议论了。但公孙卿并不甘心,找了一个受武帝宠爱的人上奏武帝。

武帝看了书札后,十分高兴,召问公孙卿。公孙卿说受此书的是申公,申公已死。他编造了一套神话,说鼎书中有“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

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等话，竟把汉武帝蒙住了，便拜公孙卿为郎。

就在这年冬天，公孙卿候神于河南，说在缙氏城上见到有仙人行迹，有物如雉，往来于城上。汉武帝亲自到缙氏城视察神迹，但并没有发现，对公孙卿说：你该不会像李少翁、栾大吧？公孙卿又编造一通神话，说神仙积以时日才能得到。于是武帝让各郡国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等待神的到来。

武帝后来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主。齐方士们上疏的神怪奇方，数以万计，但没有应验的，尽管这样，武帝还抱有幻想，派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人。而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神于名山，到了东莱山，说有一天夜里见到一位长数丈的大人，迎上去就不见了，留下了很大的脚印，如大禽兽一般。武帝也宿留海上，派一千余方士下海求仙人。但一直未能得到，武帝渐悔已往之非，怠厌方士之怪迂语，但又羁縻不绝，还是希望能遇真仙人。因此，公孙卿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史记·封禅书》）。

（四）郎宗父子和公沙穆

郎宗，字仲绥，北海安丘（今山东省安丘市）人，曾学《京氏易》，善风角、星宿、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精通各种方术，常给人占卜以维持生计。有人举荐他，汉安帝要征他为博士，他自己却耻以占验见知，征用博士的诏书到时，他将自己用过的县令印绶放在衙门，自己隐遁起来，终身没再出任官职。

郎宗之子郎颀，字稚光，少传父业，兼明经典，是比他父亲更为有名的方士。他曾隐居在海滨，延致学徒常达数百人。他白天深研方术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州郡举有道、方正，他也不动心，不去应试。

汉顺帝（126—144年在位）时，灾异经常出现，他借机诣阙拜章，说：

臣闻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伏唯陛下躬日昃之听，温三省之勤，思过念咎，务消祇悔。（《后汉书·郎颀传》）

郎颀提出，方今时俗奢佚，浅恩薄义，救奢必于节俭，拯薄无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礼。他利用天人感应之说，反复申述本立道生，风行草从，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浊的道理。在他看来，天地之道，就如同鼓籥，以虚为德，自近及远。所以，他反对大兴土木，认为诸所缮修，事可省减，禀恤贫人，赈赡孤寡，是天之意，人之庆，仁之本，俭之要。只要应天善人，为仁由俭，哪里会有不降福的？贤是治之本，正如同云是雨之具，得贤而不用，就如同久阴而不雨。他自认

为生长于草野之中，不晓禁忌，只知披肝露胆，书不择言，劝说皇帝，修礼用俭，否则，天会降下灾异，以示报应。他强调天之应人，敏于影响，劝顺帝校计缮修之费，永念百姓之劳，罢将作之官，减雕文之饰，损庖厨之饌，退宴私之乐，变大为小，去奢就俭，否则，不有火灾，必当为旱。（《后汉书·郎顗传》）

郎顗前后所上书，共十事，特诏拜郎中，但他辞病不就，即去归家。他有一位同乡叫孙礼，孙礼积恶凶暴，好游侠，仰慕郎顗的名德，想与之亲善。郎顗置之不理，以此结怨，最后顗被孙礼所杀，正应了有奇术者必有奇祸的话。

公沙穆是东汉另一位有气节的方士，北海胶东人。他家中贫贱，但品德高尚，自为儿童时不好嬉戏。及长，学《韩诗》《公羊春秋》诸书，更喜欢锐思河洛推步之术。他住在一座叫做建成的山中，将树林阻隔开，做成陋室，独自在里面居住，没有伴侣。时而有暴风震雷，公沙穆听见有人在外边多次呼叫，他不接腔，不答话，一心读书。不一会，呼叫者从窗口跳入，声音形态稀奇古怪，而公沙穆诵经自若，妖异自消，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其他妖异。当时，胶东人都感到他是个奇人。

后来，公沙穆隐居到东莱山，还是不断有学者从远方来拜访他。有一位富人王仲，家产致千金，远近有名。他去拜访公沙穆，想送百万为资，公沙穆婉辞拒绝。后举孝廉，公沙穆以高第为主事，迁缙侯刘敞相。刘敞本是东海恭王之后，所作所为多不合法，废嫡立庶，傲恨放恣，民怨很大。公沙穆到官之日，拜刘敞，径直批评他违越法度，让他改往修来，自求多福，没收刘敞所侵夺的官民田地，废其庶子，重立嫡嗣，刘敞涕泣为谢，“多所从其规”（《后汉书·方术列传》）。

公沙穆后又任弘农令，县界有螟虫吃庄稼，百姓惶恐。公沙穆设祭坛，谢罪说：“百姓有过，罪穆之由，请以身祷”，“于是暴雨，既霁而螟虫自销，百姓称曰神明”；永寿元年（155），霖雨大水，很多地方被淹没，据说公沙穆“晓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农人独得免害”（《后汉书·方术列传》）。

从郎宗父子、公沙穆等人看来，方术之士中也不乏为民请命、乐善好施、正大光明之人。

五、方术之学的误区和贡献

方术之学作为准宗教，在齐鲁文化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既有科学，又有迷信，既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又有消极的作用，其衍化和变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有些因素一直延续到今天。